

通俗宣傳詞



金雞嶺

甘肅編

816
Gr11

國民出版社印行

通俗宣傳唱詞

金 鷄 嶺

每冊實價國幣四角八分

版權所有

編輯者 夢

發行者 國民出版社

金華書鼓井

甘

印刷者 東南日報第二印刷廠

金華望府墩

總發行所 國民出版社

金華書鼓井

經售處 各地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

前言

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在散文、小說、戲劇這幾方面，確已有了堅厚的基礎，與光明燦爛的前途。獨有詩歌，依然在迷離摸索之中，未能找出一條明白的路線。

近二三十年來，散文、小說、戲劇的發展，顯然以受西洋文學的影響為最大。西洋各國的詩歌，翻譯到中國來的雖也不少；可是一種詩歌的韵味與風格，換了一種文字體裁，往往是無由表達的。所以多少想從西洋詩裏找尋新詩的途徑的人，他們的成就遠不及散文、小說、戲劇各方面的作家。

如果我們明白了楚辭的前身，是江漢之間的巫曲；長短句的濫觴，是唐時民間流行的小調（近年發現燉煌石室寫本裏，有唐人鵲踏枝，浪淘沙等民間唱詞，與今傳詞調略異。）；而桂枝兒、鎖南枝一類山歌却逐漸成為南曲的重要成分；那目下民間流行的鼓詞、寶卷之類，它對於未來的、新的詩歌的幫助，將遠在拜倫、雪萊、波特萊耳、普希金諸人的作品之上，因此編者對於「詩歌的民族形式」這一口號的提出，完全同意。

又以編者所見，新詩體的建立，最初當以敘事詩的面目出現。詩歌固以抒情為主，而敘事實是抒情最切實的手法。說中國沒有長篇的敘事詩，那是只看見整齊精緻一派的文人詩作者的偏見。自從「孔雀東南飛」以來，長篇的敘事詩是不斷地在民間流行着的，而在抗戰的進程中，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更將在這窮極而變的中國詩歌園地裏長出無窮的新苗。

以民間故事詩的形式來寫抗戰故事。

編者所見，最早是趙景深的八百壯士。作始也難，雖然那

首詩並不好，故事的發展既沒有到一個高潮，用辭造句，尙多生硬；可是這裏仍舊用他的。其餘幾篇，則是編者從百多篇通俗敘事詩裏選錄的。自，這還不能認為抗戰時期的偉大作品；可是它已替中國的新詩壇指出一條切實可行的路，那便是以民族形式的敘事詩來寫戰時的種種題材。

二十九年六月十二日編者

通俗宣傳
唱詞

金鷄嶺目次

前言

馬秀才訓子

穆木天 (1)

王得勝罵陣

何容 (11)

王小趕驢

老舍 (17)

割愛除奸

老舍 (23)

金鷄嶺

方白 (30)

八百壯士守開北

趙景深 (42)

大鬧土家莊

老舍 (47)

王大鼻子鬧戲園

王真 (54)

新一拴娃娃

老舍 (60)

編者 百次

次

目

梨膏糖

伊 明 (65)

馬秀才訓子

穆木天

說南鄉來道南鄉，

南鄉有個馬家莊，

馬家莊，背山面水，景緻好，

村周圍，蒼蒼細柳疎疎的白楊。

良田千頃，一望無邊平川地，

稻梁菽，麥黍稷，柯柯都長得強。

大蘆筍，大白菜，真是肥又嫩，

不怕旱澇，每年都是穀滿倉。

村西邊，有一條荒涼的古道，

從那裏，羊腸小徑，通到了村莊。

村東邊，前幾年，修了一條汽車路，

每日裏，汽車來往，甚是奔忙。

村子裏，住着人家七八十戶，

論職業，有士農工商。

想當初，本是一塊安樂地，

近年來，家家窮困直鬧飢荒，

有錢的，年年都得去拉賬，

小康人家，十之八九都窮光。

種田的，五穀豐登，都不能餬口，

地主們，收清租穀，還納不起錢糧。

作生意的，費盡氣力，還要捨本，

小伙子們，流離失散到四方。

千般生意，只有開當舖的好，

可是，只有當，沒有贖，也就得弄飢荒（讀黃）。

凶年飢饉自古有，

誰見過，菜滿地，穀滿倉，還得去逃荒。

有的說，受窮因為走風水，

就是那條汽車道，修的太不當。

有的說，馬二爺的兒子太不好，娶了個日本媳婦勾串東洋。

窮鄉僻壤，見不到報紙，

傳聞說，像是日本鬼子佔過了瀋陽。

聽人說，日本強盜，連姦帶搶，

可是，離此尚遠，並不着忙。

馬家莊，家家窮困，找不到病症，

那知道，是日本強盜，讓他們遭了殃。

× × × × ×

有一天，馬家莊裏紛紛吵嚷，

說是縣衙門來抽丁叫去打東洋。

保長活閻王馬二爺前邊走，

後跟着幾個老總穿着灰衣裳。

家家戶戶去查看，

說是要抽壯丁去打東洋。

甲長說：有錢的拿錢我給你們僱人替

沒錢的，一個兒子，也要上前方。

馬二爺，原本土豪，行爲不正當，

他要藉端敲竹槓，弄錢身上裝，

只弄得，家莊裏，哭聲震天地，

父叫子來，兒叫娘，

沒處藏來沒處躲，

馬二爺果然不尋常，真是活閻王！

× × × × ×

且不言，馬家莊裏翻天覆地，

表一個，老秀才，名叫馬鳳祥。

他與那馬二爺原是同輩，一戶分枝，兄弟大排行

。

馬鳳祥，現在已經六十多歲，

精神壯旺，白髮蒼蒼。

眼睛上，帶着一副花眼鏡，

未曾說話，先把人端相。

論耳朵雖然有點背，

可是牙口，還很強。

走路從不拿拐杖，

每日三餐喫得香。

這位爺，光緒年間，下過考場，末次的一場，中了秀才郎。

本指望，中舉會試，加官進祿，

哪會想，廢止了考場辦學堂。

馬秀才計出無奈成了館，

家鄉裏邊作了孩子王。

到後來，關東城，請他教書去，

馬秀才離開鄉里到了瀋陽。

吉林，長春，寧古塔，

教過私館，也教過學堂。

賺了金錢，帶回家鄉去，

置下了五十畝薄地，還有幾間草房，家道成了小

康。

×

×

×

×

馬秀才年過三十膝下無兒子，

元配病故，說了個二房。

三年間連生兩個貴子。

大的叫栓柱子，二的叫作鎖根。

他二人進了學堂把書念，大名就叫作蘭芳和桂芳。

到後來，大的回到老家去種地，

二的長大就去經商。

馬秀才關東城教書越來越背運，

他常說：「家有斗糧，不當孩子王」。

他準備着，過了年就回家轉，

哪會想，霹靂一聲，日本兵佔了瀋陽。

緊接着日本佔了東三省，

宣統登基，靠的是東洋。

老百姓受苦不過要反抗，

各地的義勇軍鬧的強，

馬秀才一看這不是樂土，

老倆口趕緊搭車回家鄉。

哪會想大連船上受盡了盤問，

說他們是奸細翻箱倒囊。

日本警察，捉住他老婆直摸臉，

馬秀才臉上還挨了好幾下巴掌。

剩下的幾塊大洋全拿去，
值錢的東西，一掃光。

老夫婦，一過海南，就成了光桿兒，
行乞要飯，才算到了家鄉。

沿途上，他的妻子得了病，

到家三天，就一命亡。

幸虧那大兒子夫婦都孝順，

老秀才這才算得到安康。

老婆死了，真是傷心事，

摸臉挨打，恥辱難當。

老秀才思前想後捶胸頓地，

恨不能捉住日本鬼刮骨抽腸。

× × ×

七月七日蘆溝橋上開了火，

老秀才眉開眼笑喜氣洋洋。

「八·一三」，江南北齊抗戰，

好消息一直傳到馬家莊。

這下子，馬秀才就三宿沒睡覺，

×

每日裏，揮拳踢腿，像是發了狂。

馬秀才的草房靠着山崗（仄聲），

坐北朝南，冬暖夏涼。

房後有幾棵護宅樹，

房前的院落，圍着青石牆。

黑油子大門，板蓋的門洞，

大門外左邊，有一個小池塘。

石子的汽車路遠遠地望得見，

軍糧軍火運的真是忙。

他看見了大隊兵馬開過去，

精神百倍，細細端量。

有時候，他念出師表，

有時候，他向着聖人牌位去燒香。

有時候，向着兒子講愛國，

有時候，他把日本的暴行告訴街坊。

他說：我骨頭老了沒有用，

橙樑鎖柱，你們要去打東洋。

你媽媽，就是日本鬼子害的命，

爸爸我也險些一命見閻王。

想當初，大連灣，死裏逃生真正苦，那些日本鬼，是凶如猛虎狼如豺狼。

過去的事，一五一十，他跟他們講，

他告訴他們日本人如何逞瘋狂。

他說：「中國窮困就因為日本老頭票」。

他又說：「在關東，當了王八都不敢聲張」。

他今天說來明天講，

他說：「有錢的要出錢有槍的要拿槍，保國保家鄉」。

× × × ×

八月九月轉眼過，樹木落葉秋風涼，

聽說河北的戰事大不好，

吳淞上海到是我們強。

馬秀才這一天思前想後，

難道說事出天意中國要亡！

他想起，八月節殺韃子那段故事，

他想到，鑪刀鋤頭也可以打東洋。

老百姓須要組織聯莊會，

政府一定會幫我們忙。

馬秀才托着烟袋正在思想，

只見那馬桂芳，跑進來慌裏慌張。

馬桂芳，在外營商三年整，

私賣日貨發財回了鄉。

他回家不久，中日就開了仗，

抽丁的命令又到了村莊。

馬桂芳聽見村中抽丁事，

跑進家裏報告端祥，

考秀才，一見桂芳開言問：

「鎖樑兒呀，你呼呼喘喘，爲的哪樁」？

桂芳說：「不好！不好！不好了！

政府要抽壯丁開向前方」！

秀才說：「政府抽兵你就去呀」！

爲什麼你那樣呼呼喘喘慌裏慌張」！

桂芳說：「好人不當兵，俗語說的好」！

秀才說：「爲國殺敵，才是好兒郎」！

桂芳說：「打仗陣亡，爸爸何人養！」

秀才說：「作了亡國奴，看你哪裏藏！」

桂芳說：「國家抗日，本是假，

韓青天，前幾日，還要個日本姑娘」。

秀才說：「韓青天將來必不得好死，

自古漢奸，哪有好收場！」

桂芳說：「誰作皇上，給誰封糧納草」。

秀才說：「兒呀！就是日本鬼子逼死你的娘！」

老秀才，說完此語，想起往事，

不由地兩眼淚汪汪。

且不言，秀才父子在頂嘴，

那一邊村子裏邊拍拍開了槍。

×

×

×

×

活閻王馬二爺挨家去勒索，

弄的那家家戶戶都着了慌。

有的人家，有財沒有勢，

孤兒寡婦，甚是淒涼。

有的人家，不但無錢更無勢，

任人欺弄，不敢聲張。

豪紳大戶都搬進城裏去，

活閻王馬二這才欺孤滅寡獨霸一方。

這家查來那家看，

駭得那小孩子到處躲藏。

駭得那小媳婦鑽到床底下，

駭得那老太婆直進茅房。

雞也叫來狗也吵，

馬家莊，可真鬧得翻了江。

老王家的寡婦上了吊，

老李家的媳婦要懸梁。

有些個小伙子年青力壯。

一撒腳就上了後院牆。

連頭帶跑，到了山坡上，

越山越嶺，遠走高揚。

活閻王馬二，一見紅眼，

吩咐灰棉襖，趕快開槍。

且不表兵丁們上山去追趕，

單表表保長活閻王馬福祥。

馬福祥，大搖大擺往前走，

猛抬頭看見了那三間草堂。

「啊！這原是秀才家裏！」

他理了理鬚鬢，就走向了上房。

他看見馬桂芳站在一旁不言語，

老秀才眼淚汪汪甚是淒涼。

東瞅了一瞅，西望了一望，

連忙地作個揖，就開了腔：

「啊！大哥！今年你可好！」

我不是公事纏身就是私事忙。

按理說你是我的開蒙師傅，

我應當早晚請安，領教端詳。

老師呀！你今年爲什麼不成館？

啊！家有二斗糧，不當孩子王。

看起來還是你老真有福，

每日三餐，吃飽了，賽過自在王。

可是如今世道太壞了，
無原無故偏要打東洋。

兵隊無能打不過，

還要抽丁，送上前方。

前兩天，命令到了咱莊上，

這又該老百姓受苦遭殃。

你我同宗，師生情誼重，

兄弟我，情願給你多幫忙。

一個月十塊錢，你交到我的手，

我給你做報告，就說你：「一個兒子，不能把兵

當」。

老秀才，一聽此語氣往上撞，

不由得，心中犯了思量。

我這裏正要兒子去打日本，

何用你口蜜腹劍昧盡天良。

馬福祥話語說完落了坐。

橫掃二目，細看端詳。

三間房子甚是齊整，

看樣子，雖非財主，也是小康。

院子裏，有雞有狗還有驢和馬，

東西屋，南北坑，聖人牌位供中央。

十塊大洋還是要得少，

他要不肯，讓他試試活閻王。

馬福祥，東思西想正打主意，

東屋裏，門簾一掀，出來一個美嬌娘。

那本是蘭芳妻子崔氏女，

走出來，連叫二叔把烟裝。

連忙說：「二叔！多日不見了，

你大姪，今日有事，上了前莊。

叔叔照顧，可得怎感謝！

留下了你大姪不讓上前方！」

裝烟已畢，回了房去，

這下子，可就急壞活閻王。

屁股亂翹，心裏發癢，

坐不安，站不穩，晃裏晃盪。

心裏想：「若是她男人上前線，

那不是活該我受用一場」。

這一邊，活閻王，心裏在盤算，

那一邊，老秀才，也暗自在思量。

秀才想：「這個東西漢奸一樣，

國破，家亡，他還要飽私囊。

可是那，土豪劣紳，得罪不得，

他叫你，愛國不成，還得遭殃」。

心生一計：「有！有！有！」

我給他，以老賣老，打打官腔！」

這一邊，老秀才，打定主意，

那一邊，灰棉襖，又進村莊。

報告保長說：「出了人命！」

活閻王，口不言語，心裏暗着慌。

硬起嘴，說一聲：「你們去罷，

有亂子，我馬某，一人承當」，

且不說兵士出村去，

這一邊，牽着毛驢，來了馬蘭芳。

馬蘭芳，拴好驢，上房走進，
這可真歡喜死了秀才馬鳳祥。

老秀才連忙就把栓樑兒叫，

「兒呀，抽丁的命令，現在到了咱村莊。

國家亡了，保，

你兄弟二人，要云打東洋。

爸爸我，關東城裏受够了氣，

那日本鬼子，賽如魔王。

亡國奴隸，不如豬狗，

鬼子殺人不用刀槍。

讓你挖個坑，自己埋自己，

賞了王八，都不敢聲張。

你的媽，就是鬼子害了命，

爸爸我，大連船上挨過巴掌。

我的兒呀！你要當兵打日本，

報仇雪恨，才對得起爹娘。

老秀才說完此語連稱保長，

「我兩個兒子，都去上前方」。

保長聞聽，滿心歡喜，

「這下子，我可沾了光」；

連忙就把先生叫，

「你真是知禮明義秀才郎」。

且不言老秀才滿心歡喜，

這一邊蘭芳桂芳跪在一旁，

「古語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我們要是打死了，誰給祖宗去燒香？

爸爸你，已經年逾花甲子，

無人奉養，好不悽愴，

非是我們貪生怕死，

想起了爸爸就不願上前方」。

秀才說：「日本來了，也得逃散，

作了亡國奴，怎能歡聚在一堂。

你們要記得，爸爸挨過打，

還有日本鬼子害死你的娘」。

老秀才說到此地兩眼淚下，

叫一聲「栓櫟鎖柱呀，趕快收拾去把兵當！男兒當自強」！

× × × ×

第二天蘭芳桂芳，到了縣城裏，我政府查出了馬福祥作惡勾當。

發命令抓縣裏砍頭處死，

法令嚴明喜壞了馬家莊個個兒郎。

馬家弟兄安心受訓練，

沒過三月開上了前方。

首先是，跟着范專員，打過游擊戰，

到後來，兄弟二人大戰台兒莊。

台兒莊，大勝利，兄弟二人功勞大，

論功行賞，中外美名揚。

老秀才後來加入了宣傳隊，喚起民衆，奔走四方。

蘭芳的妻子，也就參加去救護，

馬家四口，全體動員打東洋。

到後來，馬家莊淪陷敵人手，

姦淫搶掠，燒了一個光。

家家戶戶，東離西散，

只有那秀才父子四人甚安康。

父子四人，常常通音信，

精神痛快，身體也健康。

這就是馬秀才訓子一段故事，

勸同胞效法那馬鳳祥老秀才，

教子殺敵上疆場，千古美名揚！

王得勝罵陣

何容

前段

日落西山黑了天，
戰壕裏把話傳。

開言我不把別人叫，
叫聲日本小鬼你聽言。

你小子生來胆兒不壯，
胡亂放槍似過年。

老子彈你儘管放，
老子陪你放著玩。

拂曉攻咱們再見，
看你小鬼可敢上前。

你小子有種出來幹，
又他媽縮著脖子裝老X。

老子有的是手榴彈，

來了揍你個面朝天。
鋼刀他餓得直冒火，
單等你來了解解饑。
千人針護身符都是閒扯蛋，
我叫你大刀之下命染喪黃泉。
武大郎焚尸你就快，
小瓶裏裝你轉回家園。
不是老子對你不起，
你國的軍閥不值錢。
好話說過千千萬，
他當是誰跟他說著玩。
三番五次來挑戰，
逼得我國不耐煩。
要說不打咱是不打，